

顛不可及 時不再來

——第七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學習心得

田成方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

等思緒回歸平靜，再審視熱血湧動的研習營生活，總結其種種收穫，卻別有一番感慨。記得六月份友人發來研習營錄取名單時，我的心情既興奮雀躍，又帶些許顧慮——早就聽說這個研習營不好進、不好混。在研習營日程表出來之後，看到一連串的講座課程和田野計畫，似乎與自己的專業領域有一定差距，料想進行直接專業對話的機會有限，所以從一開始，對於這次研習營的學習收效，實在沒抱太多的期許。

然而一旦研習營生活開始，之前所有的期待或顧慮，便拋之雲霄，因為沒有太多時間讓你思考其他。唯一需要消化的是，每天的課程知識和雲量的信息碰撞。五天十場講座，講授者都是學有專長的學界名家，講座內容的時間跨度大，上至新石器，下及明清；講座內容的學科跨度更大，有考古學、歷史學、思想史、民族學、人類學、古典文學等。晚間的小組討論，及隨後的組別“會戰”，更是各出奇招，條陳證據，思想火花飛濺。十場講座，各具千秋，其中給人以最大啟迪者，反而是做明清史的鄭振滿老師和做人類學的王明珂教授。這兩位大咖，最擅長解讀文本，也即發掘“文本中隱藏的景”，這著實為了不起的“功夫”。文本的本體閱讀，和文本的深層解讀，兩者層次和境界完全不同。王明珂教授通過分析華南邊緣民族對“盤瓠”傳說的記憶、敘述，揭示了其中的去汙化等文本背後的表達。鄭振滿老師就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、歷史變遷、祀典制度的關係入手，結合莆田平原、江漢平原和臺灣等地的廟宇、碑刻、里社，提出地方文化構建不能僅從國家制度層面考量。王、鄭兩位教授對文本材料的處理方式和思考角度，帶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。過去自己在專業領域學習、研究時，雖也直接面對大量文本，比如出土竹簡、銅器銘文等，但對於文本背後的“景”，置於社會層面的關注遠遠不夠，儘管這是早期中國研究中存在的較為普遍的問題。王汎森、胡曉真兩位大咖，講座特點是以某一人物為中心，展開思想史或文化史脈路的梳理，前者以李贄為切入口，勾勒出湖北、湖南學術在明清時期的發展過程，後者則以顧彩及其作品出發，探討了容美土司的文藝追求及可能之意涵。王、胡的研究脈路，可謂以小孔入而以大路出，給人以極大的研究享受。鄧淑蘋、余西雲老師則分別從玉器、陶器等物質遺存入手，利用類型學和文化因素研究法，對早期中國的玉器分類和命名、江漢地區陶器的譜系作了系統、清晰的梳理。一般而言，這

些材料沒有文字，相較於文本的解讀，其難度更大。但兩位老師排比了相當多的例證，表明經過科學的爬梳材料和適度的解讀，依然能夠捕捉到物質資料背後的“景”。陳偉、楊國安兩位老師，主要講“文本”，但他們亦重視文本的載體形制、文本所在的環境等，故而能夠更全面、深刻地解讀文本內容，儘管兩人的研究對象相距兩千年之多。李豐楙、劉苑如兩位老師關於道教與政治的演講，探討了道教在南朝宋和唐代闡述政權合法性中的作用，獨闢蹊徑，視角新穎，雖然我聽得懵懵懂懂。這些講座內容豐富，其共同特點是在解讀文本材料時，視線不只局限於文本本身，還力圖揭示文本所涉的廣闊面向，捕捉文本背後隱藏的“景”——國家、地方、組織、信仰、機制及其它。

研習營的另一大收穫是田野調查。雖然自己之前也針對古代遺存、城邑等，做過多次田野調查。但如此浩浩蕩蕩、眾多田調高手親臨指導的“莊游”，還是給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。其一，田調針對性強、目標非常明確，這要歸功於徐斌老師作了大量前期工作（資料、線路、關注點等），以及田調前的專門培訓。其二，既關注大的地理空間，如江漢地區特有的水地環境和交通優勢，亦重視小環境的重要影響。通過這次在襄陽的走勘和調查，我對荆楚地理和楚文化的形成、發展有了新的啟發和認識，體會到跨越漢水對於早期楚國發展而言，實為艱難而重要的一步（這也是本次田調自己的重要收穫之一吧！）其三，田野導師鄭靜老師的帶領之下，邊調查、邊記錄、邊分析、邊討論的形式，快速閱讀文本（主要是碑文），及時消化、理解，迅速形成信息匯集和碰撞，有利於產生新識和發現問題。其四，作為第三小組的成員，很幸運得到鄭振滿老師連續三晚的全程指導，逐字逐句的釋讀碑文，曉知其意，進而升華其旨，教益深刻。

通過十來天的接觸、討論、暢聊，我還結識了一批青年才俊，相互結下了難忘的友誼。特別是小組成員之間，在人文館、會議室“並肩作戰”的經歷，會終身難忘吧！這些新結識的學友，有些已是學術新星，有的則剛踏入殿堂之門。無論怎樣，大家懷揣同樣的學術理想，同樣渴求獲取新知、茁壯成長。相比具體知識的獲得，這次研習營能夠與諸位大師級的學者共處同行，能與來自諸名校的精英面對面過招，能將課堂理論學習與田調實踐密切結合，能夠在短時間凝聚出“兩岸荆楚文化研習營”這個集體，無疑是更具深遠意義的事情。